

目錄

新編鴛鴦影		一
聽月樓		三四五
風月鑒		七六三
風月夢		一二五一
夢中緣		一六九九
繪芳綠		二二二一
闕史		三六七七
狐狸緣全傳		三七五七
西湖拾遺		四二四九
西湖佳話		六四五五
西游真詮		七〇六九
西游補		九六〇七
西游記記		九九七七

繪芳錄

第六十六回

爭鼠牙雀角起微嫌

解鶴綬貂蟬歸故里

西冷野樵著

話說梁明來至蘭姑房外站在簾前聽裏面分付蘭姑道將纔上海來信大少奶奶於本月中旬生了一位小少爺老爺太太十分歡喜又不放心大少奶奶身體可否健旺欲打發個的寔人到上海走遭太太說即叫你去所有外間各事叫別人暫行帶着罷這裏十兩銀子給你做路費猶有書函禮物等件俟晚間預備齊了你再來領去好明兒一早動身限你來去十五個日子老爺還分付你的侄兒阿瑞人還老寔將他提進來管理那邊園子每月月費照內執事的家丁一樣開發叫他今夜就將鋪蓋搬到園子裏卜宿去這是老爺的恩典調劑他當此內差比他在外邊跟你吃碗開飯好多着呢只要各事謹慎老爺仍可提拔他最要緊是衆位太太家的了頭每早到園內摘花却不許他與那些了頭們饒嘴饒舌的若犯了這個因由不獨立時擻逐仍要送官重處那連你多不好看你下去須切寔的知照他一番梁明連聲應答見

蘭姑沒有話說方退下來便將阿瑤叫至告訴他上頭派了園子裏執事原來這阿瑤是梁明的胞侄幼無父母跟着梁明過活梁明在浙江管田卽叫他下鄉催取租籽後來梁明調到府中爲外總管也將他帶來求了小儒暫叫他隨着梁明習學如果勤黷再派他差使阿瑤今年十八歲雖是鄉間人却長得姣好如女兒相似且又天性伶俐見景生情小儒倒狼歡喜他有心要提拔他當名內差生恐他外貌雖佳心內胡塗所以叫他跟着梁明習學規矩已有了半年有餘小儒見他各事沒聲沒氣的做活每日不過打掃前廳及園子裏覽餘閣等處地方或有時上來伺候着送茶送水從未見他和人高呼大叫一聲因晚間小儒與方夫人商議叫梁明到寶徵任上去卽想到阿瑤身上又值管園的家丁患病出去不如提上他補這一缺便說知蘭姑在內執事衆家丁內添上阿瑤名子梁明回到外面收拾預備起身卽喚進阿瑤來告訴他蒙老爺恩典派你管理園子從今你有了執事又有了月費須要各事當心不可偷懶辜負老爺的提拔又將蘭姑分付的話一分付了阿瑤阿瑤聽說也喜歡非常卽去檢點行李物件好晚間搬到園

子裏值宿早有衆家丁得了信忙過來與阿瑤道喜又聞梁明出差上海便大衆公分脩了一席請他叔侄不提蘭姑打發了梁明動身即往方夫人房內來閒話了一回仍轉自己房中將內外應支應放的款目以及衆僕婦丫頭的月費每人所執的差使逐件看了一遍該緊該緩的各分了次序看畢收過一旁僉叫媚奴道如今太太派我當家即添了許多事件你也要當心些不比平時吃飽了飯就引着哥兒到各處頑耍以前太太經理是新姨娘做副手現在你也可以替我分分勞再則太太又派了新姨娘幫我我怕我諸事不諳我倒巴不得有這麼個人幫襯我亦可少煩些心呢你們切不可存了意見與他房內雙喜爭高爭下的要知同是辦的府中的事有什麼彼此可分大凡人家主子們不和多因下人各分疆界的原故那怕外面回事的人多去回他不來理我可知他也要來與我商量的他都不能獨斷獨行我今兒預先的對你說明白了別要將來鬧出些不打緊的閒情一則惹人笑話二則太太面上也不好看同是太太委派的人能說誰好誰不好呢倒叫太太心內作氣說我們不識抬舉好意將家事交給你們你們反爭競起

來塞我的嘴嗣後你只要當心做我體己的事一概閒是閒非你都不
要去管好在有我調排好歹多不干你的事媚奴聽了口雖答應心裏
狠爲不服道可笑老爺太太既委了我家奶奶當家又委紅雯幫理做
什麼若說怕奶奶不諳好些大不了的事不過每月給發應用的款目
與我們同夥的月費這多些是些呆事我一個人也會做的最氣不過是
紅雯那驢貨自從老爺收了房他因大模大樣裝出主子的面孔我們
去叫他只鼻子裏哼這麼一下別見他娘的鬼罷兩個月頭裏也與我
們一般的人現今太太抬舉他給老爺收了房亦不是做了什麼皇封
誥命我家奶奶雖也是位姨娘却非他可比原是好好善香人家的姑
娘底止既不低目下又生了哥兒請了誥封太太以下即要推我家奶
奶了奶奶向來謙和不肯得罪人叫他聲妹妹是聽着老爺太太的面
子可惡他也一時半刻的叫奶奶聲姐姐他是什麼人竟敢放肆同奶
奶並肩稱呼我若是奶奶久經給他個沒臉了奶奶今兒又分付我不
許同他房內雙喜爭論高下別的事我都聽着奶奶惟有這一節我却
難遵命紅雯那驢貨如好好的尊敬奶奶遇事多來商議自然他是太

太派來幫理家務的一切應當過問我也不去計較他若自命熟手各事擅自辦理把我家奶奶不放在眼裏那我可要不依的不過即時攆逐出去也沒甚希罕我偏要將那驢寶愚愚的羞辱一場至於雙喜更不必交代我比他早來這府中多看呢初來的時候太太還叫我們替他梳頭纏腳雙喜趕着我們叫姨娘猶不理他呢此刻纔派在紅雲房裏富大了頭的他如果也狗仗人勢的要占我們的強那可怪不着我一刻都不能忍耐他的先打了他隨後再回太太拚着不吃這府內的飯他也不能安身只要他們別碰到我手裏是他們的造化不說媚奴暗地想定主意轉眼已六月中旬梁明早由上海回來見小儒銷差又代寶徵姑蘭請了安在懷內取出寶徵的稟啓呈上恰好蘭姑等人均在堂前小儒接過高聲念着與衆人聽箇內無非請問父母的安好叙說自己任所的政事民情隨後又說到姑蘭身體甚健新生之子乳名叫做滬生言其在滬濱所生函尾又代姑蘭請衆位夫人的安并知小儒新納了紅雲亦問了好又送紅雲兩色針線以作賀禮紅雲在旁聞說喜形於色暗想道若少奶奶這樣做人方算周到本來他待人甚好

從不托大便上前笑問方夫人道怎麼少奶奶賞起我針線來我又沒有東西去孝敬他信後還問着我叫我怎生當得呢賽珍見紅雲揚揚得意不由肚皮裏好笑便笑道大嫂子也曉得姨娘是父親的紅人寄這兩色針線來亦是趨奉姨娘的意思所謂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紅雲聽了紅着臉道姑娘又來給人開心了我算什麼也配得上趨奉麼說罷拿着針線轉身回房賽珍原想取笑的話見紅雲訕訕而去好生沒趣待要借話發作他兩句想了又想又恐有傷老父之心只得忍了下去賭氣到洛珠那邊閒話去了方夫人見紅雲如此奚落女兒心內大不受用小儒雖然目擊情形竟難以插口既不便吆喝寵妾又不便說女兒不好執着書信呆呆的出神蘭姑見方夫人臉上現出不悅之色忙用話岔開道柔明這麼大熱天在路上行走也狠辛苦了求老爺太太賞他十日八日的假讓他歇息着再仍舊當差小儒道使得爽性給他半月假期接着秋涼再上來當差罷梁明上來叩謝了小儒等人方側身退下小儒袖了熟函亦向前廳而去方夫人對蘭姑道你到聶姨奶奶那邊去問聲上年他家哥兒戴的九獅戲球的帽子倒別

致得有趣去問他怎生做着的你暇時做一頂寄與滬生兒戴去蘭姑
答應了即到洛珠房內賽珍見蘭姑進來便一把扯他坐下細說將纔
的原故道你看可氣不可氣而今這賤人狠有身分了我若不是耐事
的與他一般見識恨不得要給他兩個巴掌蘭姑笑道罷啣那樣人還
計憎他什麼不是我說姑娘何等身分他也配得上說話麼故而折得
七顛八倒的起來蘭姑幾句話連洛珠都被他引了笑起道你沒有來
我即勸姑娘好半會了他究竟出身微賤好容易爬到高枝兒上去不
知怎麼纔好呢我看他斷不敢有意挺撞姑娘後來想起陪禮還來不
及呢蘭姑笑道你別調斷了賜子罷一陣鬼話把我正經事多開忘了
太太愛你家哥兒上年戴的那九獅戲毬的帽子要與你剪紙樣去偷
開做一頂給滬生去戴洛珠道我因人家多戴着獅兒帽子便翻改出
個九獅戲球是隨手剪做的那裏來的樣子你現在派了富家差使怎
有閒工夫去做那個頑意兒俟天氣涼爽我也要頂給蕙貞去戴你
去對太太說不嫌我手脚慢明兒順手給滬生做一頂罷強如你巴巴
的做這一頂帽子蘭姑即向洛珠深深萬福道你若肯代我做真正好

的狠了改日我係樣時新佳肴請你又算代你瀟手三人正在說笑方夫人打發小了頭來請他們說太太在馮太太房內因外面送進來的上好孝陵衛瓜請小姐奶奶同去吃呢賽珍聞說卽與蘭姑往小黛後進來且說紅雯回到房內將針線在桌上一擰道我也不希罕這兩件東西反引得人家譏笑我難不成我就不配大少奶奶送我針線麼而今多力霸爲王了是人是鬼都要學着刻薄人雙喜笑着道非是我丫頭亂說奶奶也太好多心了縱然小姐說錯還要瞧着太太面子紅雯睜着兩眼道太太便怎麼俗說重孫有壘告太公他女兒當着人衆譏笑我給我沒趣我亦會當着人給他釘子吃若畏首畏尾的我尙忌不了許多這邊怕人說那邊怕人怪將來我還想在這府裏出頭麼雙喜正待再說忽見外面的家丁執着一張單子進來雙喜忙迎出房外道你來做什麼家丁道我適纔回奶奶的話去媚奴姑娘說奶奶到王太太那邊去了偏生這一宗支款外面立等着開發特地來請姨奶奶的示請你姑娘將這單子送上去姨奶奶瞧着就知道了雙喜接過單子轉身入內送與紅雯紅雯在房裏早聽得明白取過單子看了看是請

支本月的月費陳府的規矩向例多在月半前後支放求了又開着一款衆男女雇工夏季的犒勞原來府中除却外執事家丁及太太們貼身大小了靈尚有十數名雇工外邊男的女的專管搬抬打掃內裏女的專於漿洗縫綴與粗重事件這些雇工多雇的是附近鄉園的人一交夏季即要告假回家做農工生活府中夏季分外事多又不能沒人卽定下例愿去者聽其自便不愿去者鄉間要另雇別人代做生活這分工價府中酌給若干賞與本人此乃陳府中格外體恤人情的意思到了六月中旬那去不去的已有定見便可發給這項款目紅雲看畢冷笑道幸而那邊奶奶不在屋裏我也拾得一件事來辦你們不見我屋門外青草都生了麼可見你們多是慣伏止水最勢利的人雙喜去對他說叫他將單子存下待我核算停刻來領這一宗銀子雙喜歡懣走出對來說明那家丁亦聽見紅雲在內發話應了聲是捫舌頭一伸脖子一縮掉轉身一溜烟飛跑去了紅雲卽叫雙喜將算盤取過核對了兩遍珠數相符共該一百有零銀兩分付雙喜道你到奶奶那邊兌一百二十兩銀子來若問你什麼用處你說姊奶奶知照來兌的少停

送賬過來奶奶不在屋裏卽叫媚奴兌給你再說立等要用的不可遲
悞你若改了我半個字去說我知道了仔細你的皮肉雙喜咕嚕着摔
開簾子走出道我改你的話做什麼你若叫我殺人我也殺去好在有
你抵擋呢說着便一逕來至蘭姑房內相巧蘭姑猶未回來媚奴在窓
前坐着整理針線匣子見雙喜走進忙起身讓坐雙喜哭喪的喉嚨道
你快兌一百二十兩銀子與我不要遲悞了帶累我的皮肉吃苦媚奴
聽了全然摸不着頭緒不禁撲哧的笑了一聲道你這蹄子多分瘋了
無故的叫我娶起銀子來怎麼我不兌銀子你的皮肉又要吃苦我竟
不懂你說的那一搭兒的話雙喜仰着臉喊道我和你要銀子做什麼
我真正瘋了是姨奶奶叫我來娶的他這麼分付我我卽這麼告訴你
我知道他要做什么呢你除非去問他纔得明白媚奴聽說方知是紅
雲叫他來的斷非無因而至又聽他說的不清不白便沉下臉道你還
是和我說笑還是當真你家主子叫你這般來說若是我說笑你又
十分着急若是姨奶奶叫你來說的沒說奶奶不在屋裏我不能專主
卽是奶奶在屋裏也沒見不說出款目來單要銀子怎麼好上賬呢可

不是笑話麼你說叫我去問他纔得明白倒是煩你問明白了他再來兌銀子說罷仍坐下理那未完的針線不去招係他雙喜敲媚奴搶白得紅透耳根回身卽走道你不發銀子于我甚事何苦給嘴臉我瞧我就問明了再來看你可發不發便回到紅雯房內將媚奴的話逐細說了紅雯不由的大怒罵道媚奴小娼婦他也瞧不起我麼以爲他家奶奶當了家連他都長了身分我要銀子自有我的用處難道要報細數給他聽麼好大面孔的小娼婦我倒要親自問他去雙喜道姨奶奶別要去罷媚奴那張嘴比刀猶快我們當了頭的被他數說幾句不值什麼若姨奶奶去也被他數說了那纔犯不着呢紅雯被雙喜兩句話挑得滿腔火發站起身望着雙喜啞了一口道呸沒中用的該死東西我怕那小娼婦麼這屋子裏一隻狗走出去去給人打了我都沒臉還虧你阻攔我不要去他大不了是我府中的了頭就是太太說出這些話來我尚要去請問聲呢便喝令雙喜跟着急急的來至蘭姑房內媚奴抬頭見紅雯氣生生的走進明知雙喜回去說了什麼他來啣氣的便仍然坐着不動且看紅雯怎生開口紅雯見媚奴並不起身氣上加氣指

着媚奴的臉問道你旣在府中多年可知道主子下人的尊卑麼我叫雙喜來取銀子你不發與他還要數說他是何情理我要銀子自然有款目去用你要問長問短的不成我落已麼卽是我落已只要開得出賬去干你的屁事也輪不上你來盤查我究竟是太太叫你發還是不發你家奶奶叫你不發的爽性明兒回了太太就派你當家豈不省便媚奴聽了立起身冷笑一聲道奶奶這話是同我說的麼你問你家雙喜去他來也不說長短卽要銀子我知道要什麼銀子呢况且奶奶又不在屋裏叫他去問個明白來這也不爲數說他若早說出是公款用的我早趕着送過來了你問他牙縫裏多沒有迸出半個字來奶奶若說到落已不落已的話更外扯淡銀子是府中的真如奶奶說的干大家的屁事這些話沒說回太太就是回老太太去也不至殺下頭問充軍我也沒有說我是當家的又沒去鑽謀這個差使不過奶奶叫我帮着記數寫寫賬亦未曾有碍人家的眼目吞吃人家的口糧還遭人家妬忌麼至於主子下人的尊卑我怎麼不曉得我是當了頭的出身不明尊卑還是個人嗎若一定要分什麼主子什麼下人主子也

是下人做的下人也可做到主子什麼希罕的事若是老爺同太太他們纔是生來做主子的呢不叫人敬重人都不敢不敬重他們其餘柳木桌子柳木澆一般的高下罷了紅雯問媚奴句句含譏帶刺說着自己痛處直氣得面如紫漲使勁把桌子一拍道你這娼婦有多大身分竟敢挺撞我起來我倒要問你主子去是誰付你的腰窩兒媚奴聽紅雯破言罵他也將針線匣子往床上一摔道姨奶奶你的口內要清淨些你見着誰是娼婦沒有養着渾子沒有和男主子睡在一處都不怕人議論我若是娼婦人家也不見得不是娼婦同是一般的人一樣的身身別要裝出主子的體面來恐嚇我這些旁枝兒的主子我眼睛裏還沒有見着呢說着便哭了嘴裏也夾七夾八的亂罵氣得紅雯直跳了起來奔上去要打媚奴被雙喜夾腰抱住紅雯回手即亂打雙喜喝罵他鬆手雙喜忍痛死也不放媚奴亦要近上來打紅雯的嘴問他那娼婦二字怎生講說對面幾乎交手揪扭早驚動蘭姑房內兩名雇工女人趕進來在當中橫着身子左拉右勸紅雯媚奴又欲同去回明太太正鬧的沒開交處早有小子頭們見他們鬧得大了飛風去報信上

頭方夫人忙帶了蘭姑前來喝住兩人方夫人道好好你們竟要造反了我這地方還配不上你們大呼小叫究竟因什麼事情媚奴一面哭着一面將前後情由回明紅雲也搶上來說了一遍方夫人聽說臉多氣白了也不問他們曲直先喝叫雙喜跪下道你這小賤人到底怎麼兩邊撩撥的須從直說來若有半字虛浮先揭你的皮嚇得雙喜跪在地上道太太的恩典這不干了頭的事了頭前沒添說什麼鬼話不過照直的兩邊說了却是我的口快方夫人道我不問別的只問姨奶奶可是叫你這麼去說的還是媚奴造言生事雙喜道太太聽見這些話多是有因的來者不善答的有意若問了頭細情姨奶奶同媚奴姐姐話也多的狠了頭一時記不清白太太即將我活活處死我亦只有這兩句話了頭何敢捕風捉影的亂嚼方夫人聽了早已明白紅雲係有意去尋事媚奴並非媚奴撒謊又問道姨奶奶話是有的媚奴回你的話也是有的了雙喜點點頭應道也是有的方夫人便指着雙喜道你這小賤人狠不安分卽着姨奶奶心內有氣叫你去取銀子不許說是什麼款目上用的你就該背着對媚奴說明乃衆雇工夏季的月支貼

費媚奴見是公欸也不至不肯兌與你縱然你不敢違拗姨奶奶媚奴
叫你問明白了再來又說奶奶不在屋裏不能專主他亦是正理前不
曾至派了你你回房卽說媚奴不好擅兌銀子待奶奶轉來回明了立
刻送來可不是兩邊皆沒的說了你倒好兩邊的話一字不漏雖說不
是你添造鬼話却是你搬弄是非始末原由皆因你而起本當重重處
治你一頓姑念一經問你尙未抵賴今日這責罰權寄在你身上下次
若再說話沒有輕重不問好歹信口的亂噴被我曉得了兩罪俱發決
不饒恕你可從此要小心些雙喜應了聲扒將起來蹶着嘴站在一旁
紅雲見方夫人喝罵雙喜句句皆是暗說的他又見方夫人並未說着
媚奴不好心內大爲不服便說道太太別要冤屈了雙喜委係我叫他
去這麼說的我想同是一家的人還怕脫空了銀子麼隨後再開明欸
目給他登賬不遲以前我給太太照料各事亦有做過了纔回太太的
媚奴若果是曉事的卽該同雙喜過來問個明白也不見得我不告訴
他誰知他罵着雙喜回來時語打狗要看主面的我縱有不是亦不應
他借着雙喜發揮我媚奴未免眼睛裏太沒有了尊卑不知我是太太

派着幫理家務的他瞧不起我即是瞧不起上頭的主子我也自知心直口快遭人家的忌其寔府中亦沒有多少事有了奶奶一人經管又有媚奴做着副手也狠够了趁今兒當面回明太太從今我不問這府中的事了。我何苦強扭在裏頭有碍人家眼目。今日是小爲發作。不過挨一場罵。將來怨結深了。還要被人算計。都難說的事。說着又回身指着雙喜咬牙罵道。多是你這下流該死的東西。帶累我受人家欺負。的我叫你去討銀子。你自然背了我。到這裏浪充什麼當家副手的。擺場人家。纔不能容你的紅雯。尙未說。宗早把方夫人氣的坐在椅上亂抖一擗。斷喝道。你在這裏支派着誰。還是說奶奶仗着媚奴欺你。還是說我責罰雙喜不公。你說媚奴眼睛裏沒得尊卑。怎麼趕得上你。狼懂尊卑的人。我在這裏說話。那裏派你指雞說犬的。罵人。無論是與不是。多不容你插嘴。你跟我十數年。該深曉得我的性格。從不喜歡人挑三撥四的。暗箭傷人。我豈不明白。你有心尋事。媚奴到底你如今是老爺的人。所以單責罰雙喜。存留你的臉面。你倒在我面前放肆打罵了頭下。發別人。我只問你叫雙喜去向媚奴兌取銀子。又分付他不許說出。